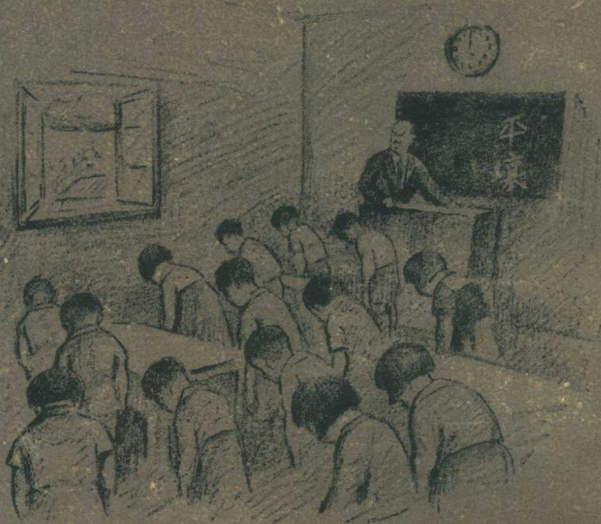




薩教師

魯伯列夫等著

新華書店發行

820(2)
2721

薩
教
師

魯伯列夫等著
梁漢江譯

書號：0710
題 數 師

著 者： 魯 伯 列 夫 等

譯 者： 梁 浪 江

發行者： 北 華 書 店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一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1—10,000(京) 一九五〇年九月初版

目 錄

山裏的故事.....	巴甫連柯 一
歸來.....	弗 良 西 三
初歡.....	達斯卡洛夫 三
薩教師.....	魯伯列夫 四
愛斯列賓城的銅像.....	魏黎赤柯 五

山裏的故事

巴甫連柯

有一次，我得到機會聽到一個可怕的故事。

我在海邊一個小城裏過夜。早晨預定到塔吉斯坦深谷去旅行。二月的夜，好像是在漫長的黃昏似的陰沉的風日之後，毫不容情的提前來臨了。

清晨，海邊是這樣陰沉而不愉快，雨雪交加的濕片，討厭地打在臉上，而風又是這樣兇猛而可怕，簡直是打斷了上山去作任何旅行的念頭了。

可是我的旅伴很有決心到山上去。

『我用眼睛來發誓。』他說：『那兒有令人不可思議的氣溫。』

我們就在當天中午出發了。公路又荒涼，又荒蕪，狂風把這個水潭裏的水趕到那一個水潭，還有一束束乾草，沿着濕油油的斜坡飛舞，到晚上，那堆乾草也許被吹得精光了。

走了很久，山嶺還沒有出現。不高的山丘，一座一座顛顛洋洋地圍繞了道路，山丘後不遠的地方，出現了蒼穹。

似乎一下車就越過第一座山丘，向前再走二百步，就會望見垂向地面上的像灰色潮濕的綿被邊，這就是蒼穹。「你所讚美的山巒到底在那兒呀？」我屢次問我的旅伴。——「這些峽谷、山溪、丘嶺又在那兒呢？」那巨響的轟爆聲的雪崩隨時隨地爆裂」又在那兒？」

我的旅伴無話可答，天氣把他弄得心煩意亂了。

「大概，它們今天也公休。」他對着丟下手柄表現得滿高興的司機談諧的緊閉牙齒咕嚕道，司機也滑稽的用兩手搔搔自己鬚髮的頭。

笑話引誘了他們。笑聲四揚，他們打算把笑話繼續開下去。

「山槽們，大概都到契基——雅爾那裏去了。他們要在那裏開一個小小的集會。」

按照時間來說，還是白天，可是已經全黑了，——黑得像夜裏一樣，司機也心神不安地加快了速度。

極度的漆黑籠罩了道路。汽車頭的燈光投在黑色的地上，勉強打開一條狹縫。

周圍一切都沉睡了。沒有一點火光，沒有一點活的聲響，也沒有一點人烟的氣息。村落好像陷入大地下面，隱藏起來了。

汽車雖有燈光，但走路還是困難，它常常滑到溝渠裏。雨點和涼爽迸起來的泥水不斷的濺滿光亮的玻璃，自動刷子，只能把泥水趕散在玻璃上罷了。

身上穿著從早就濕潤的衣服又冷又睡不着。風鑽在襖衣裏面藏在身旁取暖。但是，老實的講，沿着荒蕪的，無人跡的，風雨侵襲得危險的道上乘行，去迎接那看不見的山巒，真是別有風味。『我說了什麼就是什麼。瞧，那不是麼！』突然間我的旅伴說道，我因風雨而皺着眉頭，半睡半醒的放下側面玻璃。

汽車沿着高山間的凹地小心翼翼地開向盆地般的山巒所形成的那座明朗而廣闊的大湖去。夜的蓋子被打開了，在蓋子和大地之間燃燒着眩耀人目的金黃色的夕陽的最後一道光芒。

這裏剛剛經過一番暴風雨的狂吹。空氣的彩色好像瀾洋洋地搖撼着片片白沫挾雜着水草的黑斑點和夕陽的餘輝的波浪一般，那上面有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淡青色的水流和從河底翻起來的沙石的黃圈。

那兒是麥田地帶，那兒是凍枯的楓樹，那兒是褐草的曠野和遠山青綠的，金黃的山頂，參差不齊的混雜在盆地之中，幾乎分辨不出來了。天空前面的山巒，像舞台的中景，吊在無形的細繩上搖搖擺擺。

從汽車上看去，瞬息間就這樣出現了。

按着稀奇和可怕的變化來說，風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也許是幾百年來第一次形成今天的樣子，突然發生這種驚奇的景色。

道路轉向右方。夜的黑幕降下來——夕陽的餘輝僅還保持一刹那。再轉一個彎，餘輝就消失了。夜顯得更靜更難耐。

「最好是在什麼地方過個夜？」我說。「這樣黑的夜，我們在那兒走啊……」

「沒有地方去。」司機嚴肅的回答。——「我們要是看見有一點火光，那……」

風停留在後面了，汽車打斷了它的呼嘯。它像膽怯的狗崽被推向什麼危險地方去似的一味地號叫。

「再轉一個彎，」司機嘟囔道，不明白他有什麼念頭。路上除掉轉彎抹角之外，再沒有別的。

連續左轉又向右轉，好像有人從輪子底下，隨時可能考驗司機的道路似的，可是他像貓一樣靈活每次抓住它，雖然有時只用三個車輪。

風把我們的腦袋都震得發響了。

「空跑一趟」，我的旅伴說。「第一，危險性大——路滑，天黑。第二，有趣的問題是我們將在那兒過夜。」

「而第三，汽油用光了。」司機哈哈大笑添上了一句。
我們究竟爬出一個彎來。

汽車壓着閘，慢吞吞的繼續滑下去。

天空和山體融合在一起了，在完全漆黑之中，什麼都不可能判斷。風又在旁邊呼呼颯颯起來了。看不見的河流嗚咽着，把河底的石塊推得亂滾亂跳。帶有碎石的小溪從道旁石崖的斜坡上流下來。

司機怪異地在道上用腳弄得擦擦作響，看了一下彎角上的小橋，嗅一嗅空氣，然後沉默了，用手堅定的指着上空。

『有村落啦！』烏雲昇上黑色的半空，而遠遠的，幾乎不易辨出雲端旁，猜看出半明亮的星兒。但在烏雲之中，有一顆星兒獨自發亮。它——這樣不可理解——在烏雲最黑的地方亮得特殊。

『有人家……有亮！』司機指着那顆星兒說，——『但是汽油沒有了，很抱歉，真對不起……』

於是我們拉住手，徒步走去。在這兒，在山上，吹進峽谷陰森的彎地裏的風，拼命瘋狂的飛揚。我們的眼睛都流淚，在我們自己面前只能辨出三、四步，完全是摸索着走，呼吸是短促而焦燥，活像被拋棄在沙灘上的魚。

童年時代，我時常唸到關於海上的風暴和船舶的遭難，關於冬季俄羅斯的風雪和非洲沙漠的熱風，但是我未曾聽到過關於山風。或者這是稀有的現象，關於它知道得很少。

在旋風停息的時候，得機會撐住了腳，透過眼淚來看自己的腳邊沒有掉進深淵裏，一切的思想轉瞬間閃過了。大概在海裏還可以想想別的情景，在地震時也許有可能，但在這裏是不可能的。大概在火災的時候也有這種想法，當然不可能，但火災是片刻的。而在這兒却不是片刻的呀！大概還沒有人研究過，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忍耐得了這種旋風。

我們也許走了很久，突然間我的旅伴緊緊地抓住了我的手，我稍稍睜開眼睛看見了小窗戶的光亮。我們叫了半天，敲過小門。沒有人聽到我們。最後終於有一個人向我們走了出來。

茅屋掛在懸崖上。茅屋的露台下面是一公里半的空氣。老頭主人在襯衣外面披着羊皮襖，引我們通過小院子到敞開的露台，請我們稍等一會。

「他馬上就打開門，」旅伴對我解釋道——「不要離開我，否則要掉下去。」

露台在顫動和搖晃。欄杆外面有什麼東西打得發響。

「露台前面是花園？」我問——「什麼花園？往下就是一公里的純空氣。」

「到底是什麼東西打着露台的欄杆？」

「那兒打着？」他不知道回答什麼是好。便向那小心翼翼的給我們開了門走進屋裏的主人問道。

那主人說：「是風。」我們進屋了。小燈用着顫慄的火光將信將疑地發着亮。好好地掛在牆

上的短劍和手槍不斷的擺來擺去。穿着胸前帶有紅色徽章的切爾卡斯服裝的兩個青年人的照片的木框，碰擊着牆壁。在第三個木框裏的兩張別齊哥爾斯克市的風景畫片，互相摩擦着。

主人默然地彬彬有禮。他給了我們兩床被，兩個沒有套子的枕頭。我的旅伴談到一些關於山民的好客，關於榮譽。從隔壁小房間裏傳來斷斷續續的自言自語。

「假如你們要吃飯的話，我立刻叫老太婆起來。她躺着稍爲有點不舒服。」

「多謝多謝！只要躺一躺再沒有別的。」我們從主人手裏接過東西說道。

「天氣很壞。」主人操着高加索山民的土音說道。

我們躺下了。夜還是不安靜。風來得還更加悽慘。它帶着尖銳的叫聲極力想把這座茅屋拉到山淵下，陳舊的木板喀喀吱吱的發響，還有一些東西從天花板上掉下來，窗上的玻璃顫動着準備要破裂。

在隔壁房裏發出一種平靜的，老太婆的低語，像是發熱時的病話或像是祈禱。

我睡不着。我長吁短嘆，翻來覆去。我的旅伴也睡不着。我們幾次跳了起來，傾聽了像被風折斷露台的舊木，準備從茅屋跳出去。

「老大爺，老大爺！這不是司機在敲小門嗎？」

「這是風，」主人從另一個房間回答。

我的旅伴已精疲力倦，拚命從這夜的惶悚的俘虜中掙脫出來，終於像蟋蟀的叫聲一樣打着憂鬱的輕微的鼾聲。

我仍然睡不着，翻來覆去，又抽煙，在恐懼中跳了起來。

於是老主人起了床，走到我跟前來。他摸摸地板——哼哼着，蹣起腳坐在我的被子旁邊。

「風一來，也就帶來了故事。」他沉思地說道。

他照一般招待客人的規矩用談話來招待我。他嘆了一口氣。他搔了搔長有汗毛的胸脯。

「我給你講一段故事吧！這是在一個村落裏，離這裏很遠，正和鄧尼金（俄國內戰時白匪的將軍——譯者註）打仗的時候。事情是這樣：聽着，這村落裏周圍是紅黨、游擊隊，只有兩座屋子是白黨的，最後這兩座屋子也被摧毀了。有一個婦人，巴支瑪特（她的丈夫和兩個兒子都參加了紅黨去作戰，小兒子在城市學校裏念書）她第一個提議打死白黨，破壞他們的房子——人們就這樣幹了。然後，鄰近的村落也趕走了白黨，消滅了他們。因此那村落成了模範的例子。」

「於是突然傳來了一個消息——巴支瑪特的小兒子在白黨那兒服務。最初一想：這不過當作一種謠傳。但很快的，人們看見了這小兒子穿上白黨的軍裝。這是對家庭的恥辱，全村的恥辱！」

「父親知道了，頭髮都變白啦！兩個哥哥把毛皮帽移到眼跟前。算不了什麼，他們照樣打仗。父親已經有了一顆勳章，大兒子也有了勳章，二兒子也立了兩次功——大家要洗掉這個恥辱。」

辱。

「光陰慢慢的走着走着——又傳來一個消息：小兒子受傷回到家來了。」「往那兒回家？難道叛徒還有家嗎？」——當他聽到關於小兒子的消息，只說了這兩句話，很快地有人把他們傳到了那村落，巴支瑪特也聽到了。

「小兒子從人們口裏也聽說過他們，但滿不在乎，他照樣走路、吃飯、睡覺、喝牛乳。這種情形，從村落裏也傳到部隊去了，最後傳到父親那兒，他這樣說：「大概，因為，我們沒在家。大概……」他說：「家裏的秩序是不穩固的。母親敗壞家風呢！需要請兩三天假回去看看。」

「巴支瑪特很快就知道丈夫要回來。她立刻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同志，本地人是純樸的，良心最純潔不過的。沒有良心比一切都壞。甚至連富農都比沒有良心的好。沒有良心的人——這就是沒有良心的啊！

「消息傳來，父親回來了。

「主婦巴支瑪特是堅強有力氣的人。她懂得名譽。她親自殺死了三個白黨和燒燬了他們的房子。她也知道自己的丈夫。他和小兒子將有一種怎樣的談話——她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於是她就對小兒子說：「父親明天回來，我們對他說什麼呢？你對他怎樣回答？」可是他說：「什麼……回答！我曾經在過那兒，現在不在那兒了。還有什麼了不起的事！骯髒！我自己

知道自己骯髒！「母親就對他說道：『好，你到屋頂上，用自己的外套當床鋪，躺著睡覺，你想想明天的事。』」「好」——他說，——「馬上就去睡。」他要求到隣居那兒喝一點白乾。「好，喝吧」，——母親說，「做個好夢。」

「他於是喝了，躺在外套上睡着了。老人常說，夜和現在一樣，只是暖和一些。狗吠的聲音都聽不到。打槍也聽不到。是這樣厲害的風。」

「他喝的不多，風對於他好像無所謂似的，他照樣躺在屋頂上，可是在夜深，巴支瑪特起床，做完了禱告，就把他一下子從屋頂上推下去了！」

「或者他叫喊了，但無論誰也聽不到。是這樣厲害的風。」

「之後，她扣上了門，去睡覺了。」

「早上有人起來，看見屍體在懸岩下，敲着門叫道：『巴支瑪特，你的兒子掉下山了！』」

「她回答：『我的兒子們都在軍隊裏，我一個人在家，我不知道那一個掉了下去，不關我的事。』」

「父親騎着馬走到那兒，看了一下屍體，回轉頭來：妻子在門口迎接他，拉住了馬，對她說一句話。走進屋裏，坐了約五分鐘的光景，說道：『當我和兒子們一起回來的時候，你不能在這兒。你弄得這麼骯髒，你忘記了名譽，你骯髒人們過夜的地方。你再也不是我的妻子。』」

「於是他就走了。然後大兒子把她也帶走了。就是有過這樣的事件。」

隔壁房間的低語越來越不安靜。東道主沉默不語了。他爲了不讓我有些許不明白的地方便帶着刻板似的微笑凝視着我的臉補充道：

「當然，母親終歸是母親。終歸是痛惜兒子。痛惜着小兒子。而現在，一颶風她就睡不着，她總是聽着，聽着等着他的聲音。我們這裏就有過這樣事件。」

從隔壁傳來老太婆哀悼而心神不安的自言自語，像是風的反響似的。

當然，母親終歸是母親。

歸來

安那托里·弗良西

每年的六月底，西班牙的太陽總是整日凝然不動地高懸在天空，陽光這樣強烈，甚至很結實的、最雪白的葛布似乎都能晒透似的。

這時候，草原上沒有半點風兒，天氣是悶熱的；灼熱的空氣發出鏗鏘聲。離開天空的那隻雲雀，躲藏在沿着路旁生長的、蒙上了一層灰塵的牛蒡下，收起翅膀，伏在它的陰影裏，張着嘴，貪婪地呼吸着地面上的空氣。

奧麗嘉走在姑娘們的前面，比她們大家早趕到了岸上。

她蹲下去，很敏捷地就把格子上衣披在晒得黧黑的、浸滿水滴的身上。揉一揉辮子，同時把那濕潤眉毛的淺黑臉孔朝着太陽。她半閉着眼，微笑着，她那潔白的均勻的牙齒閃出了白光。

「呵，姑娘們，多麼好！……」奧麗嘉站起來叫道，並把濕潤的衣服理了一理。

她仰起頭，把沉甸甸的褐色辮子向背後一甩，兩手托着後腦，以洗澡後濕潤發光的褐色眼睛幻想地環顧四周：「

「多好，多舒服……。」

晚霞把伸到草原四方的麥田映得金紅。在奧麗嘉腳旁，有着水平如鏡的池子，像把皮子拉得緊緊的一面大鼓似的：要是向它投下一塊石子，這塊石子一定帶着沉重的響聲高高地跳向天空。一羣鵝一隻跟着一隻從池子走向鵝舍，好像是一連串白色的大玉珠似的，從沿岸的蘆葦叢引伸到羊腸小道。鵝的咯咯叫聲傳到奧麗嘉那裏。

勞動班上的姑娘們掀起一團水花的時候，都相繼哈哈大笑起來，跳出水，跑去分辨零星堆在岸上的自己的衣服。

「你終歸要去嗎？」小姑娘問道。她有着一個高翹的鼻子，兩頰緋紅和那可笑的向四方翹散的短辮子。

「我要去。」

「但我們可不是已經決定了嗎？……需要繼續幹活……。」

奧麗嘉不勝其煩地聳一聳肩膀，嬌滴滴地歪着嘴唇。

「我什麼也沒有決定……」她說道。「我需要，明白嗎？需要……此外，你還規勸我什麼？我一向總比你和大家幹得多。今晚我總是可以空閒一晚上的。我需要……很需要……」她重複地說。